

散文选刊

创刊30年散文精选集
葛一敏 乔叶◎主编



时光
之影

我的村庄

原下的日子陈忠实 | 藏乡来了《水浒传》阿来 | 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 | 要过不好不坏的生活——羊道之四季娟 | 过年梁实秋 | 代课赵园 | 夜嫁范若丁 | 土著何向阳 | 悲欢夜戏陈幸蕙 | 风雪裹住平民的节日李登建 | 赶场和谷 | 听听那冷雨余光中 | 油菜花张承志 | 晒月亮池莉 | 落花周同宾 | 秋天宁肯 | 祖树赋贾宝泉 | 最大的事情刘亮程 | 风像一件往事盛慧 | 正版的春天范晓波 | 私人城市张立勤 | 春天是立住身子的刘云 | 大地上的事情苇岸 | 冰明与雪蓝王连明 | 童年牧歌四章牛汉 | 蚕桑之事孙犁 | 高枕无忧马未都 | 流放的书斋野夫 | 亲爱的集市雪小禅 | 我是一片瓦乔叶 | 往日四题钱谷融 | 边边场彭学明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散文选刊

创刊 30 年散文精选集
葛一敏 乔叶◎主编

我的村庄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村庄 / 葛一敏, 乔叶主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77-0964-1

I. ①我… II. ①葛… ②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9464号

我的村庄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8000

定 价: 29.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辑

一个人的村庄

原下的日子	陈忠实	002
藏乡来了《水浒传》	阿 来	008
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	015
要过不好不坏的生活——羊道之四	李 娟	022
过 年	梁实秋	026
代 课	赵 园	028
夜 嫁	范若丁	034
土 著	何向阳	038
悲欢夜戏	陈幸蕙	041
风雪裹住平民的节日	李登建	045
平原的时间	李登建	052
赶 场	和 谷	056
别西冷庄园	於梨华	060
剩下的事情	刘亮程	064
清明不是节日	郭文斌	066
小概率事件	朱学勤	069
神 胎	范若丁	074
下 放	何向阳	079
不敢认同的家	京 夫	083
这一年的回乡手记	高鹏程	087

艰苦的岁月	尧山壁	095
乡村土语	乔忠延	103
失去了第二个夏天	范若丁	109
祖先住在村子外	崔士学	115
道 具	吴梦川	118

第二辑

草尖上的土地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126
油菜花	张承志	132
晒月亮	池 莉	136
落 花	周同宾	138
乡桥志	周同宾	143
祖树赋	贾宝泉	150
最大的事情	刘亮程	154
风像一件往事	盛 慧	156
正版的春天	范晓波	158
秋 天	宁 肯	164
私人城市	张立勤	170
春天是立住身子的	刘 云	178
大地上的事情	苇 岸	183
四时节序之美——“我读《诗经》”之《七月》	钱红莉	187
冰明与雪蓝	王连明	191
日月行色	杨闻宇	193
收藏阳光	余继聪	195
草腥味	黎 晗	197
对一朵花微笑	刘亮程	199
金色池塘	赵建英	201
草尖上的土地	戴红梅	205
远离村人	刘亮程	213
水像一个手势	盛 慧	215

第三辑

流年记

蚕桑之事	孙 犁	218
高枕无忧	马未都	221
流放的书斋	野 夫	225
亲爱的集市	雪小禅	235
我是一片瓦	乔 叶	239
童年牧歌四章	牛 汉	242
往日四题	钱谷触	250
徐徐绽露	朱以撒	255
种 粒	周晓枫	261
边边场	彭学明	269
小城里，春天游走的中草药	刘忠献	272
老虎鞋	刘成章	275
肥 皂——儿时的回忆	吴基民	278
卖苦草	薛尔康	283
牧 鹅——故园回忆	何 洁	286
鞋的泪	林 深	294
父亲与酒	苏兰朵	299
父亲的三双鞋	纳张元	303
流年记	叶 舟	306
秋雁的平房和乘凉	闲 耕	312
葬 瓜	袁秋乡	317
在西安赶集	方英文	327

五味糖	吕锦华	331
呼 哨	山 青	336
追忆炭火	骆 爽	341
粪土当年	小 米	343
胡杨站在塔河边	陈 颖	349
别样亲情	张爱华	360
表舅母	斯 好	366

第二辑

一个人的村庄

原下的日子

文_陈忠实

—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火炉正在烘除屋子里整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东邻的屋院差不多成了一个荒园，兄弟两个都选了新宅基建了新房搬出许多年了。西邻曾经是这个村子有名的八家院，拥挤如同鸡笼，先后也都搬迁到村子里新辟的宅基地上安居了。我的这个屋院，曾经是父亲和两位堂弟三分天下的“三国”，最鼎盛的年月，有祖孙三代十五六口人进进出出在七八个或宽或窄的门洞里，在我尚属朦胧混沌的生命片段里，看看村人把装着奶奶和被叫厦屋爷的黑色棺材，先后抬出这个屋院，再在街门外把粗大的抬杠捆绑到棺材两侧，在儿孙们此起彼伏的哭号声浪里抬出村子，抬上原坡，沉入刚刚挖好的墓坑。

我后来也沿袭这种大致相同的仪式，亲手操办我父亲和母亲从屋院到墓地这个最后驿站的归结过程。许多年来，无论有怎样紧要的事项，我都没有缺席由堂弟们操办的两位叔父一位婶娘最终走出屋院走出村子走进原坡某个角落里的墓坑的过程。现在，我的兄弟姐妹和堂弟堂妹，我的儿女，相继走出这个屋院，或在天之一方，或在村子的另一个角落，以各自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艰下的景象是，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小小的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齷齪。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的不尽的内蕴。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缭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惊醒呢，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我的第一反应是斑鸠。这肯定是鸟类庞大的族群里最单调最平实的叫声，却也是我生命磁带上最敏感的叫声。我慌忙披衣坐起，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冽的寒风里，一只斑鸠围着另一只斑鸠团团转悠，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哦！催生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

我竟然泪眼模糊。

二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堤。堤上是经过雨雪浸淫沤泡变成黑色的

枯篙枯草。沉落到西原坡顶的蛋黄似的太阳绵软无力。对岸成片的白杨树林，在蒙蒙灰雾里依然不失其肃然和庄重。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鸬鹚，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向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锹一锹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筛两边分流了。

我久久地站在河堤上，看着那个男子走出沙坑又返回沙坑。这儿距离西安不足三十公里。都市里的霓虹此刻该当缤纷，各种休闲娱乐的场合开始进入兴奋时刻。暮霭渐渐四合的沙滩上，那个男子还在沙坑与石头垛子之间来回往返。这个男子以这样的姿态存在于世界的这个角落。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标准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对的。我自觉尚未无聊到滥生矫情，不过是较为透彻地意识到构成社会总体坐标的这一极。这一极与另外一极的粗细强弱的差异。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这是我回到原下祖屋的第二天傍晚。这是我的家乡那条曾为无数诗家墨客提供柳枝，却总也寄托不尽情思离愁的灞河河滩。此刻，三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的霓虹灯，与灞河两岸或大或小村庄里隐现的窗户亮光；豪华或普通轿车壅塞的街道，与田间小道上悠悠移动的架子车；出入大饭店小酒吧的俊男倩女打蜡的头发涂红（或紫）的嘴唇，与拽着牛羊绳背着柴火的乡村男女；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与那个在沙坑在箩筛前挑战贫穷的男子……构成当代社会的大坐标。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在这个坐标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也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三

村庄背靠白鹿原北坡，遍布原坡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阴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释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茵陈，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卑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茵陈，不在乎那一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

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幻出似走似驻的粉白的云。泡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暴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然后惊异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椿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什么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里，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躁焦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原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便一波迭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的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原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

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神奇。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

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素净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止，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刻，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四

漫长的夏天。

夜幕迟迟降下来。我在小院里支开躺椅，一杯茶或一瓶啤酒，自然不可或缺一支烟。夜里依然有不泯的天光，也许是繁密的星星散发的。白鹿原刀裁一样的平顶的轮廓，恰如一幅简洁到只有深墨和淡墨的木刻画。我索性关掉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感受天光和地脉的亲合，偶尔可以看到一缕鬼火飘飘忽忽掠过。

有细月或圆月的夜晚，那景象就迷人了。我坐在躺椅上，看圆圆的月亮浮到东原头上，然后渐渐升高，平静地一步一步向我面前移来，幻如一个轻摇莲步的仙女，再一步一步向原坡的西部挪步，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屋脊背后。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沛公军灞上”，灞上即指灞陵原。汉文帝就葬在白鹿原北坡坡畔，距我的村子不过十六七里路。文帝陵史称灞陵，分明是依着灞水而命名。这个处长安乐郊自周代就以白鹿得名的原，渐渐被“灞陵原”、“灞陵”、“灞上”取代了。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在风高月黑的那个恐怖之夜，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

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大唐诗人王昌龄，原为西安城里人，出道前隐居白鹿原上滋阳村，亦称芷阳村。下原到灞河钓鱼，提镰在菜畦里割韭菜，与来访的文朋诗友饮酒赋诗，多以此原和原下的灞水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我曾查阅资料，企图求证滋阳村村址，毫无踪影。

我在读到一本《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除了人皆共知的“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所指的灞桥、灞河这条水，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
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诸多以此原和原下的灞水为题的诗作中的一首，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懂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齷齪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还有什么齷齪能淹没能污脏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自己烧水沏茶。把夫人在城里擀好切碎的面条煮熟。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一觉睡到自来醒。当然，每有一篇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的日子，是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

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2003年12月11日于二府庄

（选自2004年第3期《人民文学》）

藏乡来了《水浒传》

文_阿 来

十五岁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

不是正经的初中，叫戴帽子初中。就是原来的公社中心小学加开了个初中班——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新事物。上课的还是原来的小学老师。

学校围墙里有几棵大白杨树，是革命圣物。红军长征所经过“雪山草地”的雪山部分，就是我故乡那一带地方。红军为了筹集过草地的食粮，在这一带等待麦熟，多所盘桓。毛泽东曾住在学校对面的土司楼中。红军来了，土司跑到山上躲藏，毛就在楼中读土司家藏的汉文《三国演义》。就是这个时候，毛在这几棵白杨的某一棵上拴过他的坐骑。

学校并不因为在偏远藏区，就能躲过“文革”风暴的席卷。除了语文与数学还有大致的教材，化学课到学校外的生产队去生产堆肥，物理课是到农机站看修理拖拉机。学到的这些东西，初中毕业回乡时短暂用过。

如今回想起来，小学到初中，八九年学校生活，也就是认识了两三千个汉字。

学两三千个汉字有什么用处呢？我不知道。似乎就是用来学习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和模仿那种雄辩的腔调写批判文章。我把这个疑问告诉老师，老师默而不答。另一个并不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却说：等你认了更多的字，就可以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还有列宁和斯大林的书。

这位老师身体瘦弱，但她剪一头齐耳短发，总是很精神振奋的样子。她喜欢折腾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每天，她早早起来，催我们起床，集合起来，开到学校背面的山坡上去干各种农活。地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还

没有下地，我们这些学生却天天早起，干到太阳出山。等社员们陆续来到地头，我们才下山去吃饭。干了一个早上的体力活，定量的二两稀粥怎么可能吃得饱？刚上了两节课，出来做课间操，肚子就饿得要命，剩下两节课，哪能集中精神听课，心心念念盼望时间缩短，人快点站到伙房卖午餐的窗口跟前。

这位老师，我们越是躲她，她却越发幽魂一样来纠缠。那时学校没有晚自习，有好心的老师告诉没事早点上床。这样，晚饭的吃食可以残留一点，以对付次日早上的体力劳动。而且，衣服和鞋也不会那么费。但有一天，这位老师又有了新发明。说要带领我们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学什么呢？读《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这情形相当黑色幽默。拿起书，老师自己就把这些复杂的外国句式念不断句，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一开口说汉语就让人听出浊重蛮子口音的中学生了。虽然我们也努力思考，但怎么也不明白杜林说的“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限的”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这怎么就是唯心论，怎么就形而上学了？好在不但我们不懂，就是老师自己也懵然无知。

但她偏要我们写学习心得。结果，只好找了报纸来抄。有一个同学抄得最妙。说通过学习，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于是，我作为一名先进代表，光荣出席了温江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云云。须知，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我们是在一个藏族自治州，不知这个“温江地区”在何处何方，而且，这位曾经短暂做过我同桌的，他是个男生。

这样的学习自然只好无果而终。

我们那时不知道这些书是毛主席要全国人民都读的。那时因为讨厌这些书，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们偶尔也大发议论。毛主席真是英明。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他早知道读书没用。这位喜欢站在窗外听我们谈话的老师，于是长吁短叹，痛心疾首地用手里的竹竿敲打我们的寝室窗户。

听着夜里老师离开的脚步声，我们从被子里钻出来，忍不住大笑。

我们以这种大笑表示我们讨厌书。我们才不想知道什么“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是什